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四如集卷一

詳校官庶吉士<sub>臣</sub>李如筠

主事<sub>臣</sub>呂雲棟覆勘

覆校官中書<sub>臣</sub>汪師曾

校對官中書<sub>臣</sub>李荃

謄錄舉人<sub>臣</sub>唐燦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四

四如集

別集類三 宋

提要

臣

等謹案四如集五卷宋黃仲元撰仲元字

善甫號四如居士後改名淵字天叟莆陽人

咸淳辛未進士官國子監簿宋亡隱居不仕

宋濂序其集稱仲元門人詹清子類次六經

四書講義為六卷仲元子梓又分記序墓銘

字訓為五卷其曾孫至又裒其遺文為十卷而請濂序之今此集止文四卷附錄一卷蓋即梓所輯之本至其所續輯之十卷則世已失傳濂序特後人於濂文集中摘出錄入者耳集內各文俱有注釋疑即梓所加又有咸淳甲戌余謙一至治三年傳定保諸序所作夢筆記一篇亦附在集末仲元宗洛閩之學議論多近醇正其文章以簡質為主不事馳

騁雖乏雄偉氣象而骨力蒼勁尚見真樸之  
遺在宋末諸儒中固猶為篤實者也乾隆四  
十二年八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四如集原序

濂成童時即讀四如先生諸經說見立論精微鑿鑿過人遠甚未嘗不慕豔之稍長歷求先生之事蹟然後知其淵源之所自而凝道之有方也蓋先生居莆陽唐御史滔之十二代孫世為儒家其父績師事瓜山潘公柄復齋陳公宓二公實考亭朱子勉齋黃公之高弟子也先生夙承父訓年十二試舉子業鄉校多占前列後二十九年始擢咸淳辛未進士第調監瑞安府比較務未

上名公鉅卿爭聘之為講師而丞相江公萬里挽之尤力聲譽翕然動於一時德祐乙亥冬始之官與簽樞陸公秀夫遇陸公一見極器之明年丙子杭都已陷國事不可為陸公趣先生至行都充益王府撰述官兼處置使司幹辦公事改刑工部架閣以通直郎陞武學諭遂轉朝奉郎國子監簿兼福建路招捕使司都叅議官先生皆辭不就宋既改物歸隱重山密林不與世接四方有受學者先生為敷繹濂洛關閩之說而開導之其為



文辭務以理勝不暇如他文士馳騁葩藻以為工而當時求者紛如也門人武夷詹清子類次六經四書講義為六卷刊之先生之子元汀州路總管府知事梓又分記序墓銘字訓之屬為五卷而刊之先生年八十二而終遺文流落於薦紳者尚多其曾孫鄉貢進士至又哀聚為十卷將刻諸梓介楚王府伴讀陳子晟徵濂為叙以傳濂聞濂洛中微考亭未興艾軒林公光朝獨倡道莆陽從者如歸市紅泉東井之學乃聞於天下網山林

公亦之實紹艾軒之傳網山之後樂軒陳公藻又起而繼之樂軒家長樂網山居福清咸來講學東井而風聲所被氣澤所薰人皆有鄒魯之行及乎瓜山復齋之起推闡考亭經訓東西角立化行而教敷文質尤彬彬可觀先生產於艾軒之鄉耳目之所濡染固已先立乎其大者復因父師之教矻矻窮年遂探考亭之正緒則其所著皆六經之微旨所宣皆天地之秘藏有未涯涘者奈何道未及行而宋祚已移識者不能不為之惜先生

之所蘊與不可傳者固已隨物俱化若併其遺文同就  
泯滅不亦重可惜哉先生之子若孫孜孜以傳世為務  
可謂不死者矣濂年耄而昏避求文者若避讐敵甚不  
得已多令學子代之今以童年慕豔之久勉循至等所  
請而躬叙之如此然先生之集自能行世亦不藉區區  
之文而後傳也先生黃氏諱仲元字善甫又改名淵字  
天叟號韻鄉老人云



欽定四庫全書

四如集卷一

宋 黃仲元 撰

夢筆記

丙戌歲夏五八日午漏三刻後學黃天叟淵課兒講易

罷坐而假寐夢一神人坐于龕龕音堪諦視之吾夫子燕

居像也亟再拜稽首子曰女來前吾授女筆二淵敬受

又拜子曰勿拜退懷其一窺其一圖徑三寸許漬墨濃

甚神而請業於夫子偶角巾來覓句巾音貫遂覺驚喜相

半廼自占曰筆者述也述事而書之者也其斯文之祥  
乎吾夫子筆絕於獲麟今一千八百年矣當時闕里弟  
子賢哲七十七人此筆奚不授孟子車軻而後五季而  
上豈無大儒此筆奚不夢夫子嘗謂文王既沒文不在  
茲乎必如吾夫子而後以斯文為己任夢者夫人所有  
而聖人之夢與夫人不同吾夫子舊嘗夢見周公於斯  
文聞而知之乎哉必如吾夫子而後精神心術與周公  
胥契於寤寐之間淵於斯文未聞萬分一世古人今思

執筆從二孺子後不可得安敢步趨吾夫子雖然吾夫子所以授筆於淵者何春秋感麟而作作起於獲麟則筆止於所起春秋經也續之僭或書帝正月或書陽正月皆叛經者然獲麟以後之史猶可得修乎漢司馬子長史記始黃帝終麟止而十二國世表起成周共和庚申以上傳疑矣班孟堅專志西漢史而秦伯莽盜世經微寓書法廼以更始帝著紀宜削遷固而下無譏焉唐陳伯玉自漢武迄唐為後史記未及竟亦不傳宋邵堯

夫皇極經世書上稽唐堯受命甲辰為編年譜黜呂娥  
姁進孺子嬰以土后魏附梁以宇文周附陳夫豈無見  
而書少帝恒山王書曹魏接獻帝或者疑焉張敬夫經  
世紀年夏少康出處復國甚悉所假立惠帝子不得紀  
元闕涉世運稍大而最可議者山陽公尚存即絕漢而  
予蜀司馬君實先約戰國至秦二世如左氏體名為通  
志後作通鑑劉道原之力居多而是非予奪一出光手  
秦以前或即通志也舉要厯稽古錄歷年圖俱助此書



之不及其曾孫及經緯離析圖又惟與兩漢西晉隋唐  
以一統然一統與正統異一統而正者若唐虞夏商周  
其次漢唐與宋若西晉若隋雖一而未正朱元晦綱目  
於始皇二十六年大書而不分註意謂前亡後繫朝觀  
皆歸即為正統當送一難左氏傳終魯悼之四年實周  
貞定王之五年也繇貞定王戊寅距威烈王丁丑六十  
載間於史闕如此大欠事呂伯恭以魯史左氏國策史  
記說苑諸書修之曰大事記上接西狩下止征和漢武繫

楚義帝繫高后一失一得識者自識然於周魯七國事  
跡疎畧此史之所以不可不修繼周者百世可知或者  
吾夫子授筆之意其在茲乎雖然史未易修也乾坤未  
毀老身長在無憂衣食亂其心此夢決不負負獨念家  
無屋壁之藏世多遺軼之書軼與  
逸同畜眼未見下筆恐未  
精妙惟吾夫子陰隲之俾昌斯文又昌我後之人淵遂  
次前語為夢筆記

淵舊讀一書記夫子作孝經時簪筆拜北辰老忘所

出何休序公羊傳曰孔子有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此二經者夫子二筆與孝經當時授之子輿而春秋筆削子夏不能贊一辭朱元晦謂孝經曾氏門人所記若以為夫子自著可笑之尤吾鄉鄭漁仲又疑夫子所取魯史之筆適至獲麟時欲修之而未及修然非與後乎此復夢夫子記問此事記成之明日淵敬跋

族祠思敬堂記

堂以祠名即古家廟或曰影堂東里族黃氏春秋享祀  
歲節序拜之所也堂以思敬名何祭之所思主乎敬也  
所以有斯堂者何堂即族伯通守府君諱時之舊廳事

某與弟仲固日新直公

即仲稼公

姪現祖與權朱公得之不欲

分而有之願移為堂而祠吾族祖所自出御史公諱滔  
以下若而人評事公諱陟以下大宗小宗繼別繼禰若

而人

古者諸侯適子之弟為別子別子長子繼別為大宗百世不遷別子之次子以其長子繼已謂之繼

禰為小宗五世則遷大宗一小宗四繼高祖繼曾祖繼祖繼禰

上治旁治下治序以昭

穆凡十三代

上治祖禰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穆別之以禮義人

道竭矣

亦曰天之生物一本也子孫孫子親親故尊祖尊

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不則何以奠世系聯族屬接文

獻而相與維持禮法於永年哉雖然不敬惡乎可敬所

以致愛也所以致慤也

致愛極其愛親之心致慤極其敬親之心

而所以致

愛致慤者又存乎心惟有怵惕悽愴

怵惕驚動貌悽愴悲傷貌

之心

春有怵惕之心秋有悽愴之心

故祭之前期思其居處笑語思其所樂

所嗜

居處笑語樂嗜往而不反非有實也豈形體所能交思之所至足以通之矣

以已之精

明而與恍惚交然後祭之質明

質明而始行事

其立敬以誦其

進敬以愉其薦敬以欲

身誦而為之變色愉而致其親心欲而冀其享已徹而退色不

絕於面則慎終如始矣

徹退敬齊之色陶陶遂遂

陶陶思親心存乎內遂遂思親

心達乎外

夫如是則所思者敬而各敬爾思也若悠悠而來

不蠲不享祭畢餽餘汎汎而去此豈足以稱斯堂之名

之義仲元竊念花樹常家宗法畜眼所未及見

族人遠來為會

族雖無事亦月為之韋家宗會法也

老蘇族譜一引弟姪雲仍讀之油然

而生孝弟

蘇氏族譜譜蘇氏族獨所自出得詳與尊譜明允作也

拜於斯饗於斯

思之無射敬之無射先祖是聽介爾景福豈不休哉或  
曰新斯堂也費馬須曰節縮祭田之贏勾稽山林之入  
弟姪親表間音次助焉或微乎微具刻牲碑此不書後  
來者墻屋之或當修器具之或當音庀音吾宗有顯融者  
良奧者修之庀之猶今之年底俾勿壞書之又不一書  
書已系之詩曰

猗歟吾族餘四百禩人世趨新宗法不墜聿升斯堂  
耄穉雅雅孝孫虔祝神保致嘏數世之後毋自封畛

演迤扶將勿替有引

學稼軒記

癸未六月哉生魄天叟記學稼軒何以記記為傳君德陽作也德陽者何心田翁景周之子也不名而字之何前進士也以學稼名軒何稼農事士學之志常業也昔之民無不農之士後之民皆不士之農故九井廢四民分農之子常為農士之子常為士農農而已冀缺攜儷冀邑名缺人名卻其姓也沮溺結耦雖農不農問稼於士哆然而對



哆音咤  
大口貌

吾食舊德非服先疇士士而已此格物之學所

以不明也農夫以百畝不易為憂君子以一物不知為羞不必種粟而後食也神農二十篇宰氏十七篇亦不必談與不必耒耜吾家操也丈夫二犁童五尺一犁亦不必問與稼者稼也有生之義稼之地某宜一易某宜

再易某宜三種某宜五種

中地一易休一歲乃復種下地再易休二歲乃復種不易

美稼之名某種當早某種當晚某熟最先某熟最後稼

之器曷為錢鑄曷為殺芟曷為槍刈曷為椎鉏

錢鑄田器詩痔

乃錢鏹鏹音博茂音撥推木棒銍音短鏹

稼之政曷用人耦曷用牛耦此

句言

曷用犂曷用羊豕

此二句言糞

止水以何寫水

以何

周禮稻人掌稼下地以防水止水以澮寫水坊堤也

先雨何待時雨何挾先

耘耨以待時雨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鏹以從事田野出管子周禮云聽師田以簡稽註云簡閱也稽計也

又當稼事所當簡稽也有為國卿者於苗曰少也眴眴

乎

眴音絢目動

何其孺子壯也莊莊乎何其士成也由由乎

何其君子有為王子者於田曰深耕概種

概音槩

立苗欲

疏非其種者鉏而去之

此漢朱虛侯酒令之詞

士何事曷不尚論

古之人于耜納禾

三之日于耜十月納禾其始播百穀皆幽風詩

始播百穀

與幽父老為周旋人卒焉起焉作勞無一日休句旃旃

穠穠懔懔

音捧

模寫稷躬稼時物物景狀後老師者

儒塗易一字不得二詩者非周公決不能作此等趣味

千載下何人獨解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領此惟一

元亮冬菁飯之半牛力晚來新識此惟一子美東臯下

溪官張杜曲

此四地稼所也

或視穫或補畦崎嶇往來奚空自

苦亦曰士而未仕則耕仕已又耕常也今童逢者以首

苧蒲身襴襦為恥

苧蒲草笠襴襦蓑衣管子云首載苧蒲身服襴襦此之為農

山林

者以載嬪息服疆畝為名

嬪婦也出嬪于虞息子也有賤息弱息

不倡書

中有粟之高談

書中自有千鍾粟真宗勸學歌

則出豆落為糞之怨語

種一頃豆落而為糞漢楊惲失位怨望詩

回視陶杜孰真孰偽德陽仕而已

者也俯不恥細民之賤前不慕退士之名有溪可榜

進船

也音謗

有田可饘既耕且種還讀我書如讀山海經時在

家早起憂國願豐又如詠吾宗孫子時信居寵之虛榮不如為農之可樂雖然井飲田食出作入息農曰稼士

曰學百畝五畝以事父兄農曰稼士曰學耕野皆堯舜  
之道農桑即王道之始百姓日用由之而不知仁者見  
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陶杜可謂知稼穡之興語  
學未到周公地位古今無兩周公德陽願學者何年年  
秔熟約叟重客往來阡陌尋浣花子美溪酌彭澤陶令酒相  
與歌風雅於碑山之南使田更也夫野叟擊壤羣和曰吾  
儕小人亦學稼者而有此樂乎不也豈不為山中清話  
叟為何黃姓淵名自號韻鄉老居士

半山精舍記

癸酉歲莆邑昉起學宮博士張君肖季實來丙子冬學

宮成時樞相宣閭如心陳公以博士名聞于朝已改舍

入宮矣居無何莆更兵燬余館外弟宇下距環泉

環泉地名

尺有咫後三年庚辰春博士寓環泉之南過存相勞苦

夜闌語軟時或酬倡余貧到骨博士父子不相聊少日

感頗相告吾遠父母國有年昔昔思吟

昔夜也越人莊錫仕楚而病思

吟則越聲列子云精神荒散昔昔夢為國君

秋半戒途無以實橐小人有鑒

廬曰半山精舍願徵子文輝潤捲樞余屨音展曰子謂吾

文其與可竹

文同字與可善畫竹四方求者足相踵

廷珪墨

李廷珪墨能削木墜水經

月不壞

與迂何甚後五月又相促迫予迺更端而問曷名

乎半山博士曰昔王文公築第曰下門外為道之中後

捨報寧人以半山名寺

文公子雱死公坐鍾山恍惚見雱倚枷杻如重囚遂施所居半

山園宅為寺以薦福

黃太史遂稱公為半山老人吾精舍在菖溪

山半因用其名名之非慕此老也然則孰名之曰杜公

康侯名之且大書然則面勢何鄉曰一水護田將綠遶

兩山排闥送青來然則經營何始斷手何年

斷手字晉魏以來之

語凡營造了當言斷手者矣杜工部題江外草堂詩云經營上元始斷手實應年

曰先君子庀

具徒於甲午落祭於乙未歲丙午漂於水唯棟扁坊汙

泥淤中濯溉如新殆若陰相遺我後人又四月巳酉六

月誅茅編竹苟完一區吾精舍雖不加闢成先志也然

則精舍之名昉于何時曰漢仲承

劉仲承也明五經隱居立精舍講教數百

人辟並不就

文有

檀敷也家貧而志清舉孝廉不就立精舍教授遠方至者常數百人

子良咸

也習魯詩論語住東海立講舍教授諸儒以之講授絕

蜀元直

徐庶也庶少好俠後



感激折節學問詣精舍  
聽習經業義理精熟

以之聽習

句絕魏譙東

魏曹操也讀書精舍

宋石壁

謝靈運也石壁靈運精舍有詩云出谷日尚早入舟暘已微武帝立精舍於內殿引沙門居之

以之讀書

句絕

逮晉武帝奉佛引沙門內殿名義胥失之

句

吾精舍書室也非緇廬也

緇廬僧寺也出唐李庾西都賦

有田可耕

有池可魚蒲雖信美然非吾土攜書歸隱不失故吾則  
走也幸余蹴然曰莒山之半甲午以前樵夫野老之所  
同有甲午以後巖處奇士之所獨擅端平距淳祐甲午  
幾何時而此舍已荒田野草丙午距已酉又幾何時而

荒田野草又為幽人之廬已酉距庚辰又幾何時間關

濡滯在天一握

一握小貌孤雲兩角山名在天一握

安知伊威不在室蠨

蛸不在戶也

伊威鼠婦也蠨蛸小蜘蛛也戶無人則有之

博士於癸卯壬子

兩隨計吏俱試奉常屈戊辰叨恩僅授縣師家食六載

方告戍期何分寸之難躋攀宦背終更

終更今考滿也段會宗終更而

還遄脫選調寵晉兩階又何朝適而昔

夜也

至突未黔事

乃大謬不然盜無儲米囊慳一錢栖栖萬狀又何頭方

命薄舉翮觸四隅使替者揣聽又未知博士相法當何

如陰陽儲與千變萬紆曷為從類曷為居方索之不得求之招搖之下然昔人觀園囿之興廢知洛陽之盛衰

李文叔書洛陽名園記

博士行歸故都視城郭而猶如故蒼生而

各環堵豈惟為平泉

李德裕平泉莊周回十里

一樹一石喜過比隣

訪故舊或各隔異方或無家可問晨烟夕露莽蒼滅沒

使人意象惘然甫也草堂

杜子美草堂在成都城外

亦無顏色豈有

感也夫然予聞管仲父曰定心在中耳目聰明四支堅固可以為精舍博士春秋高精力完無一點老人衰憊

氣壽猶方將未已不知返子之舍種瓜采藏穿花藉草

尚憶吾天叟否

秦東陵侯邵平秦破種瓜長安城東天張翰曰吾采南山藏飲三江水足矣

叟名淵姓黃自號韻鄉博士樵之挈川人名靖夫李出

也為處士夢庚叔建後

句

可謂能為之子矣因記而授

之歸且與莒山結緣庶他日不作生客

子由作栖賢堂記云僕為書之

且欲與廬山結緣他

日入山不作生客

### 葯房記

房書室也命以葯何

葯白芷也淮南子秋葯披風

喻芳潔也正則

屈原

名見  
離騷

九歌謂芷為葯芷楚草也一名白芷一名澤芬蜀

與楚接壤而蜀產尤多然草之芳潔者何限而獨取於  
葯者又喻檢束約敕之義此公所以葯命房也公意若  
曰天地間陽為君子陰為小人君子者禮義束其心廉  
恥敕其躬故明光俊偉正大洞達烺烺炳炳如青天白  
日磊磊落落如高山大川師師儀儀如瑞麟祥鳳嚴光  
李泌輩抱道懷德無營當世使人油油翼翼歆慕不已  
千載下芬猶未沫與小人肆而無忌憚頑而無羞惡溺

深壞速然後泄泄杳杳甚虺蜴蝮蟾之幽陰

虺蝮毒惡  
蝮蟾聲惡

幡幡

音者  
輕也

捷捷貪穉花石灰之榮利子雲允南伯玉諸

人

谷永亦字子雲譙周字允南說後主降魏  
陳子昂字伯玉上周授命頌以媚悅武后

糞壤同腐

識者為之喙唾胃嘔矣

猶喙之吐唾  
胃之嘔逆也

人之為人而不別

芳臭不辯清濁可與不

否

也以公之識趣如此則公之

律身可知已公孝友如密

李密

信義如忱

王忱

誠直如輔

孔道

輔

非但以政事文學表表自見於世者襟懷光霽無一

點宿生葦酒而又沃以經傳芳潤故處樂如處約人不

得以是顛倒之乾坤回互岷峨愴悽浮家江南漣統之

封

莊子曰宋人汧漣統善為不龜手之藥者客買其方百金以說吳王大敗越兵吳裂地而封之

支離

之粟

莊子曰支離之卒受三鍾之粟猶得全其天年

苟活其孥而公嚼萬力麻

冷符離不改度也

萬麻符離並之別名應藥字

天外飛鴻偶留方壺

方壺肯為八壺之方也

回首白雲浩然謝事昔人以官滿譬執行

得清涼館况脫冠佩訪林泉顧平生無一可恨者豈不

非非今其彌章龜鶴翁史祐陵目為八葉

龜鶴翁史祐陵皆蜀人

公親擢乙科見可翁史坡老以師事之蜀非無賢士大

夫要非其極也公以學齋之嫡超詣諸老之右萬卷遶

坐不知年數於其將行賦長短句一節雙履吃了離支

歸去

離支即荔支司馬相如上林賦云答選離支白居易荔支圖序曰若離本支一日而色變二日而香

變三日而味變四五日外色香味主盡去矣記之言本於此

然而離支不如藥也離

支三日則色香味俱變芷未嘗變而不芳也僕斂衽清

芬有年矣因記葯房以為公別公采馨香以遺所思否

公名某少中大夫前興化路總管僕則莆四如居士黃

淵也年月日大德闕逢

甲辰也執徐也

歲白露節旦



居安堂記

居安者吾友居之所居之堂之名也居之鐵庵先生之  
世也承先緒如捧盈視浮榮不滿睫宜狐黃而緼袍敗  
絮宜膏粱而脫粟寒燠以是為居安乎居之曰貴者仍  
軒冕為素有不知包周身之防吾就吾閑居庶乎安富  
者謂金玉可長守不知非無賄之患吾散吾積居庶乎  
安世故憂患來如疾風甚雨在彼者常漂搖在我者常  
靜以俟其定時乎攜琴觴問松菊燕喜壽母樂爾妻孥

此一安也時乎駕長舸並驚瀾與漁爭隈延緣葦間此

又一安也時乎巾履徜徉對彌明聯句

進士陳師服校書郎侯喜與衡

山道士軒轅彌明指鑑中石鼎聯句

採松煮瀑解腰共飯此又一安也時

乎蒲團曲几共遠公入社

遠師結蓮社修淨招淵明曰許飲即往遠許之遂造焉

勉令入社陶攢眉而去

青山白雲開遮自在此又一安也萬事隨

緣是安樂法客共曰然雖若此險易之相尋也聚散之

無定也幽賞之未能遂其極也心思之不可囿而滯也

尚有大方之家數仞之墻長高深廣平濶無闕

音凝藏修

時教時必  
有正業

息遊

息遊時必  
有居學

惟意所適是中固非坐馳所

能止止

不止於當不會於極此為以應坐之  
日而馳騫不息謂之坐馳止止集也

亦豈視為

濂廬者所能托宿

濂廬猶傳舍止可  
一宿而不可久處

肯堂肯構嗣前人

功出門入見大賓入虛如有人敬常勝怠志常帥氣我  
常為主物常為客則安居也廣宅也余敢以是為居之  
勉易曰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孟子曰君子深造  
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君子一也由  
易而進孟子之天居之安者渾然之本所居而安者察

然之用由孟子而進易之地居之安者至之之事所居而安者終之之事非所居而安奚居之安惟居之安故所居而安富貴行乎富貴貧賤行乎貧賤患難行乎患難斯謂居易以俟命為子止孝為臣主忠然後東西南北不擇地而安予敢以是為居之勉雖若此相與居由乎詩書之府安處乎道德之奧豈可無孟獻子之友哉孟獻子有友五人皆無孟獻子之家者也必得無獻子之家者而與之友則仁者助守義者助行智者助謀勇

者助決使閒居不為不善宴安不懷耽毒又使賢子弟  
日見所未見聞所未聞來者弗納於邪庶幾稱斯堂之  
名之義余敢以是為居之勉雖若此時運之盛已隔天  
外文獻之遺猶在眼邊于斯時也四月維夏六月徂暑  
秋日淒淒冬日烈烈升斯堂也思昔之遺我以安者今  
如之何燕燕居息勿替引之也其為感詠深矣何如居  
之曰願識斯語以俟他日居之名廣翁子則四如居士  
黃善甫年月日則己卯丁丑

小孤山記

天叟知命之年外兄孤山處士記余韻鄉授使者曰為  
我語天叟以孤山記見還諾之宿明年夏五孤山又自  
以記來風月花鳥松篁泉石一一在眼攜孫課詩對客  
論文二三社翁乞火煮茗如畫入圖想吾孤山杖屨相  
羊徧其間豈復更知有塵事抑前此日舒風薰居雖尋  
常之室食雖苟簡之田老子曰食於苟簡之田苟簡易  
養也註云且從其間故易養  
古梅橫前老栢樹後雲谷春亭或釣或弋或琴或歌或

同鷄豚

韓愈云願為同社人鷄豚宴春秋

或持杯螯

車螯海蛤畢卓云左手持蟹螯右手

持酒

睥睨天壤評裁古今籍有問予何事栖碧山笑而

不答心自閒

二句李白詩

吾孤山不失為幽人之貞龍蛇起

陸天地反覆貴豈不仁視汝蓬蒿踞高脊厚猶恐鎮厭

音濺淚驚心何可賞識孤雲縱海都無定出個青山入

個山吾孤山雖有此不樂也今水雲黑白霜樹青紅此和

靖孤山景物之嘉

吾孤山之景物猶前也吟中看山睡起引鶴

孤山閒靜之趣

吾孤山之閒靜猶前也疎影橫斜暗香浮動孤山

詠梅之  
清淡也

吾孤山之清淡猶前也非秦甲子有晉春秋

孤山

著述之語

吾孤山之文之學又猶前也山叟寄藥野僧留詩

孤山約客之詩

吾孤山之友之客又猶前也所居無古杭西湖

之勝吾孤山獨甘陳

舊稿枯也

之味其世非景德

真宗

天聖

仁之舊吾孤山獨成嘯傲之趣

和靖當景德天聖季孤山古杭西湖間有林處

士墓在闕女孀祔墓在處士東

文炳幼

於此可以言有道矣和靖千載

人後來者未能或之雙吾孤山與之並行清亦清乎哉

高亦高乎哉雖然前孤山易後孤山難心事數莖白髮



生涯一片青山

二句林和靖詩

馬知此樂不自苦中間來乎俗

人不知吾孤山者叟知吾孤山者造廬有約當分孤山

一半

張乖崖見陳希夷請分華山一半

對兄劇談且以記往記到童子

放鶴

林逋常泛西湖有客至逋所童子延客坐開籠縱鶴良久逋掉小船歸

俟孤山歸刻

之石上曰黃淵作

一粟窩記

大化起伏陰陽錯置

此二句冒下分二股

人民草木澌澌泯泯而

農不廢

一

天下學士逃難解散而書不廢

一

隘巷平林

稷獨成人千載下為田家師

此段應農不廢意

始皇斧六國肉

老伏生實氏抱遺經倚巖穴

秦焚書至漢文求書時惟濟南伏生老不能行口授

晁錯二十八篇又河內女子得秦誓一篇獻之山堂

漢一再傳猶活

此段應書不廢意

延

知人生定分不應餓死溝壑死兵革者天與人俱不能

殺而憂患風雨窮通寒暑正農者之時也

此總約上二意而未歸之

農以農兼書言也

進士方君芳年華月坎壈

音覽

於時屋隘如困

書富如京磨丹漬墨日田其間暇日語余秦菁曰種一

粟而千萬之粟滋吾以命吾書窩底生意今方將四如

居士幸印可居士曰一粒之粟道何從來生於寅壯於午老於戌其蓄而弱也欲相與俱其熟也欲相與扶堅好頽粟然後刈之盈手舂揄簸蹂然後米而藏之可易

易得乎

此應首  
段言農

聖而少壯老堅如仲尼十有五至於七

十猶非一朝一夕之故夫人焉可須臾不學

此應首  
段言書深

耕熟耨穰穰在秋寒之落矣然而有稷有黍有稻有秬

農視其穫先視其播

此言  
農

人莫不讀書六經歟五穀也

諸子百家歟稊稗也

此言書末  
專言讀書

世有一輩人漫不省立

身行已太丈夫事日出小技驕穉朋儕文章滄海一粟

爾焉能名世

此非讀書者

又有一輩人好利惡衰厭苦逐樂

色色墮無名種子中虛名浮利世界一粟耳何足介意

皆非讀書者

此亦非讀書者故結曰皆非讀書者

吾家山谷嘗云吾輩但

勿令書種斷絕若夫成功則天居士試著轉語看下何

種

百丈和尚作一頌頌此三轉語又云請和尚代一轉語

某曰此真一粟窩記大

歲己卯土正月丙寅火十六甲子金書于種讀所

劉氏厚堂記

劉氏厚堂成有年矣歲壬午吉月之陽朔吾友有實始  
來謁記韻鄉老人黃淵曰古文厚為廔字從土宇宙間  
最厚者莫如土故居中宮而生百昌古尚書說呂氏春  
秋以土為心心官天地府萬物故厚前千載已往後千  
載未來人所傳者心耳世之論人子孫嘗推本其父祖

曰世德之積也書澤之深也

說厚字以世德之積書澤之深作骨下以傳人數演

二意此一  
篇大旨

余謂父祖之有子孫不過傳身子孫之肖父

祖斯謂傳人傳身者一氣而屬同體而壽傳人則心之

廣大實似之父祖猶夏屋有傳人則後弗棄基父祖猶  
喬木有傳人則枝葉類本根忠信孝悌皆為世德後之  
人亦必行忠言信入孝出弟以培其厚否則陵矣仁義  
禮樂皆為書澤後之人亦必率仁由義立禮成樂以養  
其厚否則不肖矣雖然傳人難事也伊之後一陟呂之  
後一伋曾之後惟參與西孟之後惟軻上而世德之厚  
莫厚於周公其從來非一朝一夕伯禽君陳於書僖公  
於詩差強人意大而書澤之厚莫厚於孔聖廟食幾二

千年鯉也詩禮伋也中庸次則安國也穎達也傳疏間  
代迺始一見俗日下無西周之文獻道日喪無洙泗之

淵源傳人抑又難難建慶隆貴時萬石君尚無恙未再

傳而孝謹衰

慶為相時子孫為小吏至二千石者  
十三人慶死後稍以罪去孝謹衰矣

太丘

聲譽如雷公慙卿卿慙長

實子紀為大鴻臚紀子羣為  
魏司空天下以為公慙云云

位益高名益下德渥於前而薄於後也韋孟至賢一經

始振鄒魯少子為相殊又不及迺翁

韋孟作詩諷諫楚  
王戊自孟五世至

賢賢號鄒魯大儒後為丞相致仕少子  
玄成歷位至丞相守正持重不及賢

河汾家世時傳

中說勃名文章成就堇堇

音謹

耳耳學於昔者未深而今

尤淺也人又有言傳人非難天分良難便儼皎厲非進

道之資碩大且儼斯載道之具望之太山喬岳必廊廟

人聽之黃鍾無閒必禮樂器吾多之

應載道之具句言厚

濯濯春

柳類美少年飄飄遊雲類淺丈夫吾劣諸

應非進道之資句言不厚

昔退之叙北平王三世鸞鵠之停峙視龍虎之傑魁蘭

芽之茁秀視竹梧之翠碧人物已有次第書澤世德又

不與焉余曰此目論非以心論德勝氣雖言呐不出口



而稱為長者學變質雖容貌不能動人而人不敢輕其

書色厲內荏者無德以將外澤內麓者無學以克資稟

政不足恃也

此又以德與學再進一步說

劉名家福門有實雅子聞

孫前徽未沫

音昧微晦也

手澤猶存然德難嗣也細不矜大

之累惟四端可以廣心書難繼也術少差學之偏惟六

經可以養心兩漢而下不足學孔周而上不易學

此二段又

特立議論道味自別

余願有實之滋世德近如韓門之持國范氏

之淳夫馬家之公休然後謂之傳人又願有實之衍書

澤近如吏部

朱松

之文公

松子元晦

太史

呂本中

之成公

中子祖謙謚成

忠獻

張浚

之宣公

浚子栻

然後謂之傳人誰謂華

山名高企其

齊而且詔子孫孫子無數有實名梅翁北山先生嘗目之為良壻云

### 委成齋記

天叟記厚堂之明年有實更名希夷且命其息游之室

曰委成齋齋一榻旦盥

讀

音悔即書所謂額面

已爐熏燕坐徐呻

佔

音現

畢

呻吟視簡謂之畢吟誦所視簡之文見學記

少倦假寐覺又繙架上

之書矣

緒緒帑亂取孔子西藏書周室往見聃聃不許緒十二經以說

性淡泊未免與

世濶踈客去亦睡客來亦睡知者不以為簡時升沉所

以卷舒由我是非一切斷絕日夢遊乎無何知者不以

為放叟曰委成二言於書奚有於義何居委和委順宋

人子休外篇語也

子休莊子也書有內外篇委和委順乃外篇知北遊中語

郭子玄

曰明委結而自成耳成玄英曰天地陰陽結聚和順之

氣成汝身形性命委成之名昉此乎人身藐然與天地

通乾坤吾體坎離吾用坎精離氣坎泉離火以神運精

與氣自然凝成內丹後漢伯陽故借爻象納甲之法以

寓行持進退之候委成之義昉乎此

莊北遊云身是天  
地之委形生是天

地之委和性命是天地之委順子孫是天地之委蛻魏  
伯陽作參同契二卷其說似解周易其實論作丹之意

有實曰唐儒孔氏疏儒行記以委訓聚近世賈氏羣經

音辯以委訓隨聚一義也隨又一義也宇宙中間成者

自成果孰為之又孰使之天地有時傾陷山川有時震

墜日星有時隕蝕蒼狗浮雲

浮雲如白衣  
斯須變蒼狗

滄海桑田古

有此事氣運有泰有否世事有險有易人境有逆有順

前侯後瓜

蕭何傳邵平者故秦東陵侯秦滅為布衣貧種瓜長安城東

朝耕暮相

寗臧

飯牛扣歌牛角桓公聞之舉以為相

又有此事詳言之萬事萬理隨其自

然約言之強曰委成吾之委成意而子之乘成

意而子賢士也

乘成乘可成之道

冉相氏之隨成也

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其註云古聖王居空以隨

物物自成

叟又曰隨其自然為天理行其自然為人事天理

通徹人事棄置以栩栩然為夢

栩栩喜貌

蘧蘧然為覺

蘧有形貌

吾謂汝夢亦夢汝覺亦覺有實曰無視無聽抱神以靜

所以正形無勞爾形無搖爾精所以長生

此六句廣成子之言出在

宥篇無視三句言忘視聽而自見聞則神不擾  
而形不邪無勞三句言任其自動故閒靜不天  
之卧非卧也卧時工夫起時受用吾之委成如廣成子  
然後可以言天叟又曰子舍伯陽而學子休乎有實曰  
學伯陽而不成則不運吾身自然之水火而術流於幻  
妄學子休而不成則不達吾生自然之性命而談入於  
玄空亦非也吾全吾真吾養吾氣在我者存其自然在  
彼者隨其自然不必學伯陽不必學子休但學希夷先  
生斯可矣雜家小說多謂先生睡或半載數月近亦不

止月餘不知真人無夢至人無睡東方未晞顛倒裳衣  
不容不歆枕看兒戲耳叟亟搖手慎勿多言且打一覺  
睡抵別人三覺睡

讀書堂記

堂以讀書名何吾宗春臺居士至樂之所也堂祠文公  
朱氏讀書二字公墨蹟也春之韶夏之薰冬之餘居士

課子若孫各治一經非城南燈火之陋

韓文公送符讀書城南有燈火

稍可親之句

有彭澤種讀之閒

陶淵明讀山海經詩云既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

異

流俗矣雖然讀書一言昉於何昉乎魯論書何書文籍

既生以來豈無書乎唯詩書禮樂易春秋耕桑之文

所謂

布帛之大粟菽之味者也

行世果果人誰不讀所讀者又何秦焚項

炬漢儒補葺樂竟亡傳他非全書傳註固不可無然亦

難以盡信書存孔

孔安國傳書五十八篇謂之古文尚書蔡氏曰今文多艱澁古文反平易

禮守鄭

漢末鄭玄傳小戴之學後以古經校之取其於義長者作注為鄭氏學

易宗輔嗣

王輔嗣註易上下經著易論五篇

詩主毛

鄭趙人毛萇善詩作古訓傳是為毛詩漢鄭玄註毛詩

箋謂毛詩鄭箋

春秋惟優左杜

左丘明為春秋傳三十卷晉杜預為經傳集解發明甚多古今



稱之抵牾半矣識緯雜之舊高遠者欲徑造不屑讀安卑

近者止記誦苟焉讀穿穴新奇者讀之僻勦說雷同者  
讀之雜皆非也我思古人尚友千載魯中叟由志于學  
至不踰矩或十五或十年自覺其進而人不知顏氏子  
初仰鑽瞻忽中博文約禮終欲罷不能曾之至善自格  
知正心誠意始思之明誠自學問思辯篤行入孟之聞  
知自居安資深逢原來言言六經句句六經後乎此文  
公集周邵程張之大成者也詩傳凡幾折衷本義最為

簡要經傳通解卷猶未完書止三篇與皇極辯春秋不敢直下注脚於四書用功良多雖暮年猶屢刪改惟山林之日長故學問之功深斯文之宰主也止有斯人居士

喜讀文公書者然當循序致精居敬持志因文公師賢聖因賢聖師六經虛心涵泳廼得自趣之妙切已省察庶不當仁之讓書特陳迹耳雖然天下未有無用之體亦未有無體之用講道撫世元非兩事暮月之可孔今時之易孟聖賢正患不用用則臯夔稷契伊傅周召擊

壤云

邵堯夫詩集

欲為天下屠龍手肯讀人間非聖書居士

其印可余言余即記文峯書堂者於居士為同姓伯仲  
遂筆而授之俾刻于堂之左

### 還笏樓記

前民曹省吾葉君書樓藏諸峯間以還笏扁徵余記一  
再余曰環樓皆山獨名笏何省吾曰笏山起於東南環  
內而面斯樓也矗矗又山之傑然者古字假借環還通  
用音亦相通故名余曰笏君家故物也取義於還猶還

羶之義與雖然古者以適公所執笏書恩對命備遺忘

也大夫魚須士竹象

魚須竹象皆笏名

本制有等差

按笏長二尺六寸中

博三寸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班飾竹士竹木

宣以此為龍光哉

龍訓寵龍光出

小雅蓼蕭篇為龍為光玩此記文意只言古制大夫士笏有等差以為臣下之寵光

下之世歲時

家宴積笏榻上

唐崔琳每歲家宴以一榻置笏重積其上

臣主問答亦曰笏

令甘棠猶謂此家寶也

唐魏徵五世孫暮對太宗曰維故笏在帝曰此笏乃今之甘棠

也為子若孫而知寶之則知得之難而守之又難策天

子廷中進士第然後賜笏通籍陞朝銀緋金紫然後以

象易槐得之難如段秀實

朱泚欲僭位段秀實以象笏擊泚流血被面

如顧

少連

裴延齡方橫少連曰秀實笏擊賊臣吾笏擊奸臣

如孔道輔

道輔為寧州推官真武像

有蛇穿其前郡將帥其屬奠拜之道輔揚笏碎蛇首

然後無負此笏不者倒持手

板汗流沾衣

桓溫將移晉室王坦之欲於座害之坦之倒持手板

豈不有辱此笏

信夫守之難難或曰還笏有故實乎曰昔有諫立昭儀

叩頭還笏丐歸田里

帝欲立武昭儀褚遂良諫不納置笏殿前曰還陛下笏

芳名

姱

音誇好也

節焜燿史冊守之矣若但以昔之得美今之還

此特淺淺者誇誦庸孺耳一時富貴如槿如灰光禹

孔先

張禹

輩不為三公邪省吾名崧甫文昌東石公之嗣東石之學之行之節鄉前修尚能言之正不以奮高科登禁從為此笏榮也省吾學聖人學久處約而不移長處樂而不淫亦不在笏之還未還也余語省吾酌酒祝此山曰山亦有知日當料理又酌酒祝此笏曰笏如有知勃然而起是為還笏樓記年月則大德丁未孟陬正月余音諏名淵字天叟自號四如老人七十七醉作此筆

孝節郭公祠堂記

天下前代名人遺跡不得毀折此至元十三年間令甲  
也行臺楊監察某過莆廉訪商副使某案部俱諉博士  
郭廷偉重建廼祖孝子坊祠此大德元禩年也孟冬二公  
所教屬也人世有新故民彛無今昔孝之原情性關風  
俗如此聖上之宅天衷位人極以此君倡臣和氣感機  
應興化厲賢鑠乎盛哉昔孝節公之葬母夫人而廬于  
墓也亦曰母之於子也常裕子之於母也裕猶不裕子  
貢心喪其師冢傍築室尚未忍離况母喪未期乎瑞露

降慈烏馴明神知之殊類知之公不知也若國子生若

邑大夫若守帥悉以氏名送官朝省知之公不知也

以公

大學生客于錢塘聞母喪徒跣奔歸一慟輒嘔血聚土為墳廬其旁甘露降于墓上烏鵲馴集紹興十三年郡

上其事表其門閭

表門閭傳國史復其身及子孫天子知之史

官知之公不知也是心何來事亡若存誠至慮一唯知

有母耳今博士君之敬其五世祖也亦曰自高以上服

簡情踈此陋儒耳目之學人而忘本非薄則誣小戴禮

云顯揚先祖所以崇孝況知而不傳居子所恥乎廼白



府縣而禁經踰相翔

按周禮修閭氏有禁徑踰者註云行不由正路此經字蓋徑字之誤

也廼謀族尊而計徒庸功程陶埴桶楹

陶作瓦器埴粘土陶人埴埴以

為器桶楹也楹柱也

扣囊共

平聲

事廢者興而華表矗如舊者新而

堂宇翬如像嚴貌古典刑如昨舟行者弭擢輿行者憑

式游者觀者皆顯者來下馬題詠鄉役於丁酉冬祭落

於戊戌春

宮室始成祭之曰落

又募司鑰者而屋之而穀之

穀我妄穀

俾勿壞是心亦非外至氣體之流通學問之肫切自然而然也噫嘻孝節公之祠初不待記而顯然德輶如毛

民鮮克舉如先生者後絕嗣前無鄰子孫而不論撰先  
世之美何以最後之人博士君之名亦豈待記而重然  
精神氣貌議論風指有光慶冑家庭愉悅洞洞屬屬前  
乎此迫從王事祇畏簡書朝望夕思與雲俱至昉乎此  
有薦於朝辭牒歸養此豈慕人爵以為親榮哉昔齊聘  
曾子輿為卿而不就曰吾父老句食人之祿則憂人之  
事吾不忍遠親而為人役子輿所以為孝博士君之學  
子輿之學者如之何不書四如翁黃淵於是喜為公記

且美公之有聞孫也公諱義重字處仁行義年則鄉先達父軒老筆炯炯此不書博士字景文滄邊其號前甲戌進士兩任清漳儒學教授堂顏則儒學提舉吳濤書年月日則辛丑孟春初吉

仙遊縣學尊道堂記

莆邑三仙遊為壯邑舊廟學直縣南百步許學有尊道堂世變風移講肆馬隊

周續之與學生講禮加以警校所住公廨近於馬隊

過者

惜惜至元丙戌邑長官雖搆禮殿於講堂猶未皇也大

德壬寅秋文學掾方平釋菜云

初鄭註云釋菜禮輕也惟釋蘋藻而已無牲

牢幣帛凡始立學釋奠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正義云天子出征反釋奠于學以訊讖告注云釋菜奠帛禮

也先師職思其憂亟謁之郡府佐孟某幕掾孔某檄縣起

廢慮材計庸揆日攻位是年冬也癸卯春令尹王某來

官官事事李贊府某又從吏之逮良月輪奐美凡為間

五楹廿有八深尺五十廣倍其三不多不陋衿佩訢訢

然曰是不可不記學者宿徵記於天叟黃仲元叟謹記

曰夫子之道日月萬古著在人心不以有堂而後尊士

而自尊其道是即尊夫子也與夫子並世者尊吾道獨  
子貢一人耳去夫子未遠者尊吾道獨孟氏一人耳為  
子貢且難難況孟氏乎升斯堂者如子貢與孟氏而後  
夫子之道尊不者武叔子禽之徒此堂得以移之夷之  
相宰之學此堂得以攻之雖然此為學子言也若夫宰  
百里者皆以吾夫子學道之語而俾習弦歌此堂孰得  
而議之長庠序者皆如吾夫子學不厭而誨不倦此堂  
可得而譽之必如是而後夫子之道尊子曰尊五美斯

可以從政矣宰百里者而記斯言又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長庠序者而記斯言又曰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為學者而記斯言庶無負昔人命堂之意堂顏今孰書之僉事張公某也又孰立之郡侯史公某也令佐後期會先教化文學賢稱前文學掾方平也前於永陽修泮水愜興誦今敷茲邑獲上信友又起學宮學宮學之宮舍也文翁修起學宮於成都俱可記年月日甲辰清明旦

莆田縣廟學聖像記

莆邑舊未有學儒隸郡博士弟子員逮學宮成天地輿

薪矣學左為廟廟者貌也先聖先師之所宴娛

先聖夫子先師

顏曾思孟娛音依漢安世樂神來宴娛顏師古曰戲

官吏師生朔望奠謁春秋薦

幣唯謹至元癸巳教諭高元子感夢之明月始繪泗水

侯右方三十五人于廡之右單父侯左方之十五人于

廡之左已事含菜頌禮威如按孔像唯家廟小影為真

聖胄亦曰先君生無須眉天下王侯不以此損敬生並

世者又曰修上超下末僂後耳

老萊子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

修上云云視若營四海不知誰氏子趙音促下短也上謂頭前末謂背脊耳却近後漢成都學始

有石刻席地跪坐唐開元像先聖堂西東向先師則東北南向有神位而無像設下之世雍泮都邑偶塑轉異美髯長髭未審奚據從祀雖應禮圖歲深人古太史公亦謂鈞之未覩容貌不知有子果似聖人子羽果狀甚惡子羔果長不盈五尺不也然道貌天形非有縱目印鼻四手八足之怪但生知者為聖學知者為賢耳形狀末也心之誠與洋乎如在心不誠與視而不見諸賢來



於宋齊衛陳蔡秦楚之邦與魯君子學道洙泗之上立  
問坐答更唱迭和論語二十篇儒羹牆也遊斯廟者求  
諸心踐諸身有孝弟為仁崇德辯惑者不有三復白圭  
克伐怨欲不行者不有君子若人吾斯未能信者不有  
行不由徑舍瑟詠歸者不皆入或教不先承不謹侗好  
佚邇宵人非明正之徒為顛冥富貴相鹽以利者勿入  
非裘點之於旅語禮記孔子射於矍相之圃使公罔之  
裘序點揚觶而語裘曰幼壯孝弟者  
羞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點曰  
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亦

魯薛之令弟子辭也

儀禮古者賓主投壺以弟子年稚者或相褻狎故令魯薛戒令之曰

毋憚毋教無脩立毋踰言

元子甫之良奧者當事自當爾何敢以闕

牢稟辭講堂齋廬閉序領礮

音威石也

俱欲華好尚籍力於

令長貳勗哉無數月日不書

乾

坤

山

四如集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四如集卷二

詳校官庶吉士<sub>臣</sub>李如筠

主事<sub>臣</sub>呂雲棟覆勘

覆校官中書<sub>臣</sub>汪師曾

校對官中書<sub>臣</sub>李荃

謄錄監生<sub>臣</sub>潘坦

欽定四庫全書

四如集卷二

宋 黃仲元 撰

自得齋記

自得二言何始乎始於放勳命契之辭也然猶有待於使然而後然也宇宙中間鳶飛魚躍蟲兮能天物之所

自得者也昭文於琴

莊子曰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

柴桑於酒

柴桑淵明所居採菊東籬見白衣送酒而喜

謫仙於詩

李白號謫仙李陽冰

曰太白多天仙之詞馳騁屈宋鞭撻揚馬千載獨步惟公一人而已

人之自得者也扁鵲

輪梓削鐻

鐻樂器形似夾  
鍾削木為之

病癭累丸又精於伎者之自

得也況有道者乎子思子無入而不自得此以人事言也子車子深造欲其自得此以天理言也天下無事外之理亦無理外之事素位而行觸事而與理俱左右逢原理熟而隨事見由上下察而極於無聲無臭之至由根於心而形四體不言而喻之妙之二子者所得有自來矣進而求之子淵子其未得也仰瞻鑽忽既得則欲罷不能如有所立卓爾上而求之吾夫子生知而猶志

學其未得也發憤忘食既得則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豈但簞瓢陋巷疏食飲水而寓自得哉前二子者之言自得趣固不淺一聖一賢之不言自得味尤深長自之為言由已而不屬乎人得之為言誠中而無待乎外希聖與賢正未易易下之世元凱晉士耳其序左氏傳謂將令學者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之飫之使自趣之若江河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此豈惟讀左氏法凡讀六經四書皆然元凱惡足語此

河東李侯以文獻之餘襲風聲之舊窮理之學常惺惺經世之志活潑潑蓋難與俗人言故命其書齋曰自得夫既自得之名之贅記之又贅然不記則無以見左右逢原之天素位而行之地又無以見所樂者何於是濡筆記之余即記虛已遊世之堂者名氏與年月日不書

虛已遊世之堂記

員嶠

號

李侯名所居堂曰虛已遊世余髦矣不及登侯

之門兒梓至自鐔津傳侯教曰歸語而翁為記數語余

答梓曰斯堂斯名合内外之道廓乎大哉虛已者無為也遊世者無不為也已之所以虛者心心之所以虛者道猶之水以虛而明須眉可燭猶之鏡以虛而鑑肝膽亦見不知已之有我但見宰之者天已之外皆人也已生於人世不能不與世接既與世接不能皆靜而無動皆休而無作皆處而無出於是乎時與之遊焉然是遊也非奔車之上非塵垢之外彼為嬰兒此亦與之為嬰兒彼無町畦此亦與之無町畦

為嬰兒喻無意無町畦  
喻無威儀皆謂其不小



立主角也而是非不亂於心利害不變於已未嘗為種種者

役役者

好知之亂天下舍夫種種之民悅夫役役之佞

雖人之合即天之合也

孔孟之道不行學鄭列宋莊書者皆曰吾虛湛寥泊可

以遊方之外不知之二子所謂虛者有仁義無嗜欲不

將不迎以道集虛泰宇定而發天光

德宇泰然而定則其所發者天光耳

非人耀

又不知二子所謂遊者觀其所變非觀所見或出

入六合九州或縱觀江海山林順人而不失已莫非與

天者遊學是書者何嘗夢到莊列妙處侯無書不讀眇

乎二書亦造其微謂莊即列也養生主即虛已之道養生

主人問世皆莊內篇

人問世即遊世之方

惟至人乃能遊世而不避順人而不失已註本

無我我何失焉

唯虛已故能遊世雖遊世而實虛已故擬莊書

四言以扁斯堂反而求之易大傳寂然不動感而遂通

天下之故之二子且度高閣梓其為余謝侯之屬可則

書於堂顏之左不者雖帳下兒勿與之讀

劉荊州作書與孫策示禰

正平平曰將使策帳下兒讀之邪使張子布讀之邪

侯倜名士弘字河東人前

集賢侍讀學士今中大夫南劍路總管員嶠真逸其自

號也歲至大戊申月益冬癸亥日庚子望莆四如老人  
黃淵彥安七十八筆

簣音員谷記

竹名

莆之支邑曰游洋其西有山兩谷對峙俗號谷目境與  
人勝而陳氏族於斯西軒先生與老艾同一輩人邑庠  
祠之裔孫仲和名以節字屋後有竹一畝取文與可名  
竹之名自號簣谷兩為儒祭酒今茲再調鄞江學正此  
豈足為以節榮哉將之戍告別於叟叟贈言曰竹之類

三十九而名亦夥簣簣其一也房千里竹室以氣為主  
白樂天養竹以賢為異然皆不如衛詩之興君子去之  
二千餘載想其人而不可見而竹亦無知音者晉賢之  
遊溺於酒流於虛於竹祇辱獨二仲

羊仲  
裴仲

差強人意又

不可得而友矣唐賢詠竹最多唯錦里翁淨香一聯最

為絕唱

杜少陵詠嚴鄭公宅竹詩  
雨洗娟娟淨風吹細細香

竹之淨易吟也竹之

香誰嗅哉大抵人生斯世同流合汙皆非豪傑之士唯

特立獨行而拔乎流俗然後可以對此君也

王子猷曰  
何可一日

無此

孰不種竹而比之以千戶侯陋矣

史貨殖傳渭川千畝竹其人與

千戶

孰不愛竹而比之以十萬丈夫鄙矣

杜牧喚竹為軍中十萬丈

夫坡仙云無竹令人俗士俗不可醫貧谷非俗士也知

谷者愛谷者第以詞翰器之則俗矣竹惟淨故不俗以

素衣而染緇塵乎

陸士衡詩句

竹惟香故不俗不流芳而遺

臭乎其知竹者愛竹者當以此而觀貧谷谷家有留陰

堂西軒賦之稚子解褐斑斑有文

絕句

王謝子弟生長見

聞霜雪質質不改其度美哉斯堂伯夷之築叟敢以此

贈君知谷者愛谷者如羊裘則持以出客

蔣元卿舍下竹中開三選

有羊仲裘仲者與之同遊蔣詡字元卿

不音否則不顧主人而去時屠維也

作盟

也

歲余月芒種日韻鄉七十九翁黃彥安記

### 昭武危西仲寄傲軒記

靜寄東軒春醪獨撫此避俗翁停雲四言也躡傲東軒

下聊復得此生此避俗翁飲酒五言也

避俗翁謂陶靖節停雲四言飲

酒五言皆陶詩東坡嘗和之

東軒翁疇昔琴書之所故時時寄傲於

其間翁之寄以天翁之傲亦天倚南窻以寄傲審容膝

之易安此又翁歸去來分第一章也不知翁者賞識其

文知翁者以退為高無有解

音害

翁韻者翁辭三章俱寄

傲者也停雲四言乎哉飲酒五言乎哉此翁胸中度世

於道悟入悟入神閑意遠邈出宇宙未可與俗人言坡

老和翁四言五言風味大畧相似及和翁辭自許為翁

後身畢竟道着翁意落在何處

此十字為一句

後來坡以寄傲

為軒翁千載人坡亦百世士也坡去翁幾何年叟去坡

又幾何年揭天地以趨新員山岳而舍故宦于東嘉之

歲叟以歸去來為幸活于環泉之歲叟以得此生為幸

門無舊雨之車時誦停雲之句新吾大殊故吾

六字一句以新

故為字眼寄傲之樂其有乎爾後十年丁亥客至自樵曰族

危氏不遠徼徼於天叟黃淵叟問所以記何日記寄傲

軒軒以寄傲名何曰先世聞家也今猶鐵鑪步擎川福

地也今為小桃源矣禽戀舊林魚思故淵人兮能無情

乎背山面溪架樓殿軒畧客卧起煙雲獻狀風月入懷

差足觴詠樵漁寄此生不是傲當時叟曰子不誦避俗



翁語乎寄非如子休所謂軒冕物之倘來寄也

子休繕性篇曰

軒冕在身非性所有物之倘來寄也

傲非如退之所謂既傲翰林又傲相

國也亦非視世直逆旅與夫林泉人物草木蟲魚託興以為寄亦非離人立於獨與夫談諧雜俗醒醉相笑以為傲倘解翁韻唯我與爾或枕唐虞上或問魯中叟或結耦沮溺或多謝綺角子之寄此翁之寄或稱葛天民或乘藍輿入州或與田父飲或掉頭遠公社子之傲此翁之傲或仕則求吏不為嫌或隱則解綬不為矯或無

則扣門而謁食或有則雞黍以迎客子之寄傲此翁之  
寄傲雖然子車馬有行色韻處恐落翁後有兄可友有  
親可娛有田可粟有溪可漁有軒可吟有案可書在世  
無須言息其廬庶幾樂此翁之樂歟不爾畏途馳狂歸  
路夢迷子身客寄乎東西何時傲笑乎山溪廼記翁語  
以壯客歸客名公鎮字西仲鄉貢郎南仲之季在軒黃  
君之後也

叙事精  
密清妙

### 命隱室記

命隱室何處士林君讀書所也隱之名多矣其上聖隱

其次賢隱談隱斯為下

揚子雲曰聖言聖行不達其時聖人隱也賢言賢行不達其時

賢人隱也談言談行不達其時談者隱也

不耀天隱未及於聖

文中子曰仲長子光天隱

者也無往而不通矣子光字不耀王通時人

李齋名隱殆庶乎賢

或問樊英名隱子曰

古之避言人也英字李齋明經書推步順帝徵不出隱壺山不求名

曼倩

東方朔

人隱談者

之流

問東方朔子曰人隱者也詭迹混俗不求自別衆人

非天非人非名而以命

隱蓋不怨天不尤人而不求名之人也之人也伯休那

韓康字伯休漢桓時人采藥名山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君平那

漢嚴君平隱於成都以卜為業日得

百錢足自養則閉  
肆下簾講老子伯休隱於醫君平隱於卜隱於醫者

活人隱於卜者知天然而二子者不可得兼援引隱事類鑒出非

宿學不能昔有河汾隱者以銅川夫人好藥始著方以芮城

府君好陰陽始著歷銅川夫人通之母芮城府君通之兄也為芮城令儒固無

不通也之人也殆若人與前說隱後說命以芮城引起自是用意不泛雖然

學醫者人費談何容易視色而名不出家視毫毛而名

不出門病鵲答魏文侯曰長兄視色而名不出家仲兄視毫毛而名不出門今有斯人乎

否太史公傳秦民淳于氏不與日者龜筮傳接或者疑

之過矣三命是律五星是歷律歷猶可談也人為萬物  
靈雖天之高星辰之遠千歲之日至人能測之律造於  
伶倫歷造於容成甲子始於大撓星家專於師曠迨軌  
革之書出

管輅字公明漢魏時人善占術軌革之書乃其所著也

前千萬年之已

往後千萬年之方來興廢盛衰治亂禍福皆於此乎占

凡人初生年月日辰生勝衰旺窮通壽夭亦於此乎推

太史公至軌革數段專為命字立論此  
與林處士室占地步作文不可無此意謂有耶未必有

謂無耶非果無聖人不言命賢者安乎命人不能皆聖

賢也然後決於命惟決於命召之在前命之在後斯自  
取爾善言命者莫如易澤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水在  
澤下坳堂爾所以困君子居之

坳不平凹也莊云覆杯水於坳堂之上芥為之

舟

以莫之致者聽之命以所得為者遂其志不恐懼於

險難不隕穫於窮厄從吾所好而已故困而不失其所  
亨此吾處士名其室曰命隱之意

引易以下纔結本文命隱之意記者

誰韻鄉老人黃天叟淵也年月日不記

### 灌畦記

州東行不百步有進士家曰歐陽氏治其書室榜曰灌

畦蓋當家事也來速予記凡四月餘眊即視畦之齋縱

橫一席地經史筆研外無敗意物說畦之齋畦之所廣四尋

有半深半說畦之地畦之蔬早韭晚菘可菹可湘說蔬或問菜味周顒

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淹菘為菹湘烹也畦之花春蘭秋菊可佩可觴說花夫

婦持甕出汲老矣僕名剖竹走泉稚子掬水弄月說灌畦可

入圖畫客時外來酒三行嗅花而去斯人也而有斯樂

也結上然吾聞勺水濡沫不如甘澤之流澍音注機春潺

爰不如天瓢之滴瀝人力所至不及則渴過則濂

音粘 泥粘

也 不如空中揮洒無有踈密天有時以生有時以殺

有天

時以生陽一嘯而萬物生有時以殺陰一吸而萬物殺

日出杲杲時田污萊民菜

色一草一木亦為焦卷枯槁

天有時至枯槁句作一段不屬下文

賜也枯

棹

子貢告漢陰丈人曰鑿木為杭前重後輕挈水若抽名為桔槔

俯仰隨人幾何膏潤

桔槔下二句說桔槔之勞當作一段

甫也連筒

杜詩云連筒灌小園甫少貧客吳越齊趙客秦州負

薪採橡自給

南北羈遊不皇寓息

連筒下二句說連筒之勞作一段

樂乎不

也春膏脉脉堯之壤周之野惟天惟條實苞實茂東阡



西陌件件生意奚獨此畦之人之蔬之花

十字為一句

主人

道

音

猶然曰斯時也富者園池不復守貧者置園

儲蘄之所

無

所吾灌吾畦猶有蔥肆可業

一段梁呂僧珍出身甚微以販蔥為業逮貴封侯兄

子求官僧珍曰汝等自有常分但當速歸蔥肆不聽其求

有饑未及菱者有致書吾

求薤者吾灌吾畦猶有菜根可咬

二段

夏屋渠渠壞垣納

車污敗縻毀吾灌吾畦有馬逸踐吾葵否

三段魯漆室邑之女曰昔

有客馬逸踐吾葵吾終歲不飽葵

井邑聚落旦暮吏來叫囂墮突吾灌

吾畦有催租人敗吾菊否

四段

天公憤憤殊不可曉吾致

吾力無妨吾畦

此四句結上四段

余對以易坎陽一陰二為雲

為雨

此二句說坎卦不接下句

雷與雲薄於卦為屯天造草昧此一

時也

此四句說屯之時

雨與雷交於卦為解甲者皆坼此一時

也

此四句說解之時

屯必解天之道子之畦吾將賀姑少俟灌

此畦者臣夫名梓記此畦者四如居士

### 愚丘記

愚號也丘姓也姓同而號獨也愚之號類君子而非君子問何以故醉與狂與假混沌與學嬰兒與丘曰不然

巧不如拙語不如默明不如晦詐不如直人軒軒叩也

落落人役役叩舒舒人蹻蹻叩種種人晏晏叩劬劬種種

謹慤貌得厚也役役思點貌有為人也寧為舌不為齒古柔齒剛老子曰齒敝舌存寧

為萬不為規萬方規圓考工記曰可規可萬萬即矩字寧為鹿不為馬鹿是非

秦書記趙高指鹿為馬寧為龜不為犧龜犧論俱見莊子吾為號吾曰愚

也宜萬夫九鼎深巷四科司空城旦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坐日滿

役使司空贖過律云髡鉗輸邊晝夜防寇虜夜築長城時吾誦仲尼居劍士語難

勇士憤氣積於胃中言不流利也時吾作裘氏吟莊子曰鄭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祇三年

而緩  
為儒

杖折委筭時吾衣魯縫掖青衿顛顛時吾為漢博

士生匪鳶匪鮪于天于淵未離人世有此倒顛吾而號

吾曰愚也宜蹉跎陶唐鞭撻日月推數步歷吾不如西

州智士

前漢方士洛下閎多智善推算歷數班固贊曰歷數則唐都洛下閎

妙術通玄吾

不如竺國澄公

佛圖澄天竺人妙通玄術善誦神咒能使鬼神腹旁有一孔夜光照室石勒

聞其名召試其術澄取鉢盛水燒香咒之頃更鉢中生青蓮花

揲蓍布卦吾不如河東

關生

關朗字子明河東解人也謂王彥曰請命著卦以百年為期於是揲蓍布卦過夫之革嘆曰今大運

不過二再傳改命至甲中二  
十四歲戊中大亂禍始宮掖  
經世觀物吾不如伊川丈

人一燈萬卷盲人觀棋縱浪大化喜懼不知吾而號吾

曰愚也宜嗟嗟乎生之後不如生之初迺暇豫之吾吾

不遽蔭而戚施

遽蔭編竹為囿不能俯喻龜習者戚施布囊不能仰喻馳背者陳氏曰好奉承

之態

甘擁腫之與居

擁腫無知貌朴也

太行王屋奔車覆車自

鞭古心庶歸夷塗惟愚故道可載與俱然而通國靳儒

不孰何予此吾所以專承曰愚叟試諧語昔有愚夫十

襲石以為寶冕玄服以出客客見之而盧胡

掩口而笑也

主

人猶忘為石

十襲以帛十重封之荀子曰宋之愚人得燕石於梧臺之側藏之以為大寶周客聞

而觀焉主人齋七日端冕玄服以發寶匱客見之俛而  
拊口笑曰此燕石也與凡甕等主人大怒藏之愈固

子之愚母若宋人然雖然叟懼其不果愚也矧弋上爵

羅下

矧弋機而在上兮爵羅張而在下兮見楚辭昔誦篇

法重心駭室交徧謫

詩室

人交徧謫我謫責也

或未免於投虎自衛也木石居鹿豕遊離人

立獨羣吠所怪或亦難乎休陰息影也昔芳草今蕭艾

芳草比君子賤草比小人楚辭

賢者齊

平也言與民齊

民變俱俗流或不得以

脩吾初服也前講肆後馬隊

周續之與學生祖企謝景夷二人在城北講禮加以

警校所住公廨近於馬隊

呌耳搔心怵迫西東或何暇而歸尋舊書

也子之於愚且喜且笑竊不自料吾言而中悔前轍之

不遂個常度而遽改

楚辭曰個規矩而改錯個背也

愚不辱子子能辱

愚奈何乎丘雖然俛詩不云乎弟子勉學天不忘聖人

共手

荀卿所作卿既為蘭陵令客有說春申君曰荀子賢而君借以百里之勢臣為君危之荀子去之趙

既又使人請之荀子不還而遺之賦

時幾將

皆危

子毋以愚為疑叟尚能

為子歌之丘名某字臣甫莆良士叟無名族故與歲月

日不記

愚丘之號不過如昔人稱短李迂辛耳

李紳短形能詩辛太性

迂嗜酒

記者類於丘姓辭費且用回甯椰子為故實然回之愚著一如字似然似不然甯之愚著一則字時然而後然柳之愚其然豈其然叟此作上不及回中不及甯下不及柳不欲屋上架屋也客有問丘請代叟對如前云云

### 二友亭記

亭名二友何主人志也賓曰孟獻子之友樂正裘牧仲與李元禮之友荀淑陳寔與主人曰非也賓敢問主人



曰木植物也木之有心者莫如松可冬可夏

李膺與陳荀為交友

同許州襄城人仲尼曰受命於地惟松栢獨也在冬夏常青

木之有節者莫如竹宜

風宜雪二陶愛松而不愛竹

二陶元亮有三徑之松弘景愛松聲庭院皆植松

二仲喜竹而不喜松

二仲羊仲襄仲

俱有其一而遺其一杜陵

野老東西南北所至誅茅覓松分竹淨香一聯人道不

到千年老意相期華皓成都若非故居來往往來入門

而四松在步堞而萬竹踈奇可知已吾守莆客莆第之

左小亭踈明僅墨尺許牕之北松摻摻

音纖木長貌

而有柱

明堂之規

符載論松根植黃泉枝摩青天可以柱明堂棟大厦

左右鄉竹晏晏

尺音

進也

而可等封君之榮

封君榮即十戶侯

吾朝夕斯坐卧斯二美

合并如宿素交吾是以名吾亭賓曰淇澳綠竹衛人以

興武公時公九十有五德盛善至民不能忘徂徠之松

魯邦以美僖侯祝侯黃髮兒齒何以使人稱願如此雖

然俱一也而非二也我主人心立獨故畸於人侔於天

節高世故貴不淫賤不移可冠劍而廷議可兵甲而環

侍或處或逸或公或相無適而不與二友俱魯衛風斯

下矣昔左史李公牧廬陵日手植松竹堂扁二友命郡人胡澹庵記之我主人政成化舒不減左史賓退士豈庵前一輩主人有命賓安敢辭遂筆答問為斯亭記主人族信氏名世昌號中隱東平人莆州尊也賓謂誰四如老叟黃淵也主人韻二友韻老叟亦韻此豈可與俗

子道年月日至元甲午孟夏戊子也

至元元世  
祖年號

### 意足亭記

天叟每誦司馬公花庵獨坐詩荒園才一畝意足已為

多語兒孫曰意足二言可命吾亭第不窺園三十載非  
舊種讀時也異日叟訪友人德輔林兄開樽延坐亭上  
亭之前架蒲萄小盆池三植以菡萏級石為臺臺之上  
與左右山皆竒石也有海棠南天竹有茶柳月季花亭  
之後架茶藤東西則木香刺紅而那悉茗四繚其旁蘭  
松雜花百餘本竹與拒霜又在亭之南它果木不登數  
雖不丘壑如隱薜蘿吾德輔可以適意矣德輔曰斯亭  
名何亭為吾擇令名名之叟遂命曰意足德輔曰曷謂

之足叟曰士或以功名為足而未免浪泊之歎悔或以

衣食為足而不知郭橐之羞訕或以林泉為足而又貽

北山之嘲謝

孔稚圭作北山移文以譏誚周顒假隱

之三者皆未知所謂

足也德輔非汲汲於青紫印綬者非區區於肥甘輕暖

者又非枯槁於飡霞煮石者坐斯亭也四時靜佳衆芳

暄妍山石之齒

音岑音突

草木之蔥蒨迎風揖月課兒觴

客洒然無累於外而充然有得於中此不為足又奚足

德輔又曰余深顧長慮而冀永年子孫孫子勿替引之

斯亭若不得天叟記於顏間豈得方之東池之勝叟道

猶然對柴桑翁

音柴桑靖節所居村名

不云乎此中有真意欲辯已

忘言於是欣欣落筆德輔名某唐忠義蘊之裔孫望族

也亭在少府聽

平聲

事之左世美堂之右廣深各六丈有

奇繇大德初迄甲辰冬始完天叟則四如老人黃仲元

是日曷日日南至

孝經說冬至有三義一日陰極之至二陽氣始至三日行南至

### 萬竹胡希道見思堂記

歲甲申夏六月莆黃淵天叟與姓兄可山陳文翁客溫

陵胡君希道所以書抵叟吾主人文雅醞藉美無可揀

吾里如心陳公竒貴之今為相國尊客所居有玉槩萬

玉槩竹也東坡云  
十株玉槩攬雲立

堂顏見思字美尺

言匾字  
大也

日坐其下

使意也消願屬叟記其秋句叟愛友平山姚勉至自泉

申主人之辭曰天地間何物最韻曰抱節君晉士雅愛

此君自子猷諸賢始

晉王徽之字子猷寄居空宅中便  
令種竹嘯詠曰何可一日無此君

然其弊也不恭後三百年唐詞人俱喜吟詠少陵淨香

一聯卻退餘子然未免求於聲色臭味間香山老坐東

亭

香山老白居易也  
香山有九老會

以人觀物不以物觀物是時年壯

氣銳猶以遭不遭為幸不幸泊居洛第靜對寒碧吟醉

醉吟浮雲富貴矣退省此老平生初以直道爭安危中

不附離權勢終完節自高異日想像四等人物今皆歷

歷踐言元

微之

劉夢得

視之潁泚

微之始峭直欲立名  
中見斥喪所守附宦

貴得相晚節彌喪加廉節不飾夢得初附王叔文多中  
傷士類憲宗嗣位坐貶朗州久召還作詩譏忿當路出

播州後又召還作詩詆權近聞者益  
薄之褊心怨望晚年益偃蹇寡合

雖然此猶唐士

句

奮百世上風百世下者誰

句

衛武公之詩三

句

賓筵詩一



譬如新篁

句

得時張王勢欲騰騫懿戒

二詩

又如修林

句

禁持風雨猶欠料簡淇奧

三詩

則如遠根宿幹聲揚質亮

老歲月飽風霜

此

三段敷演武公三詩言竹之美如此

然後以美君子瞻

嚮慕之切猗猗

句

盛美之極詩人工於興物如此君子

成德之名不可諼不能忘之至詩人深於愛賢如此

此段

說詩人以竹稱美衛武公約上三詩之意

後來者子曾子猶好他人不好余

十四五時有晉士

王獻子

之雅而無晉士之弊年強仕慕

香山

白居易

之節而得香山之趣今耆老誦武公之詩則

師武公之德叟吾同甲又同好敢溫前請叟讀已迥然

曰此人有此韻煩吾兩山

可山平山

問信希道叟號韻鄉有

圃種讀歲寒老伴數竿自足彼美丈夫盈庭鸞鵲誰歟

戶外羊裘

解見上

隣卜人各天方娟娟在目彼心我心我

竹彼竹晉風流迂唐文章俗大學典刑老成淇奧鶴鳴

子和君倡余讀努力華皓元身圭玉幽人之貞大過之

獨黨印斯言持扣九曲兩山曰是即見思堂記當為叟

報希道龕于壁

此文始王子猷雪中白樂天終衛武公立三柱以形容愛竹之意復以自已愛竹

金方里  
卷二  
轉應三事末又  
諷詠以足其意

劉氏復本堂記

劉氏之堂以復本名何用簡

名

復乃祖知本

闕

之舊也

人生乎祖一念之復祖其相

去聲

而子孫孫子書澤演迤

方將未艾堂之東西有亭各二浩浩

名亭

者養本然之氣

怡怡

名亭

者全一本之貞小小

名亭

者心誠以事本初之元

悠悠

名亭

者力久以充本體之實由身及家事天如親是

本也根於方寸溥之萬有鉅無不包細無或遺邇而無

間遠而不測其中庸所謂大本者乎雖然談何易易惟  
學問可以配浩浩惟孝友可以樂怡怡惟嚴恭可以翼  
小小惟純一可以致悠悠談何易易雖然在易之復初  
九一爻為德之本造化以是復元氣之初人心由是復  
真性之初進而上之二臨三泰皆初爻所生也天運復  
則人事復則君子之朋亦復而亨矣君子之亨則劉氏  
聲名赫奕又象乃祖可以為斯堂之光余記舊年後村  
舊為劉姚街僕舊為陳相頡頏時二老壽俱八袞之上城

市陵谷之後禁從家聲空有鐵爐步之名

鐵爐步見韓文蓋傷地改

而名存也

實重鳥衣巷之歎

此歎後村之零落也鳥衣巷王謝盛時故宅

惟姚衡

堂宇浩浩兒孫怡怡跼

音天踏

音地

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

不敢不踏

畏心小小課子讀書尊禮賢士未嘗付吾道於悠

悠以家觀家復劉氏者其在用簡乎落筆至此感慨又

當何如至大庚戌小雪後記

至大元武宗皇帝號

尹氏萃貞堂後記

尹氏鄭圃

地名

官族也良臣彥士也萃貞堂尹氏先塋孝

享之地也名斯堂記斯堂者誰西疇野人施某

名安慶堂

郡博士謝某

記

也此復記何情無窮文亦無窮也然則

堂所以命萃貞者於義何曰萃之義一貞之義四萃者

聚也人之身父祖之身也陰精陽神二氣之聚斯為人

若父若祖魂升魄降氣之變則散矣散者曷使之聚於

是祠之

至此釋萃字之義

有其心信於禮無一毫而不中斯之

謂正祭不欲數

去聲

又不欲疏春露而怵惕秋霜而悽愴

或朔望或薦新以時思之斯之謂常天地有升降而貞

者常觀日月有盈虧而貞者常明人世有新故而貞者

常一夫如是然後可以言固

此三段解釋貞字四義

不者視時污

隆為已敬簡僂愼之心何自而生

僂愼也太息

豈先民報本

反始之義哉亦豈尹氏翁季所望於來昆雲仍哉

來者玄孫

之子昆者來孫之子仍者昆孫之子雲者仍孫之子

或曰萃之繇

即爻字

為有天下

者設尹氏名斯堂何曰易不可為典要聖人有聖人用

賢人有賢人用學者有學者用公卿大夫士農工賈隨

所用而用之斯堂獨不可以萃貞名乎遂濡毫而記其

義於後若夫尹氏之家乘堂之年月此不書是記也莆  
四如老人黃淵彥安七十九筆

東野書房記

叟曩客樵川富沙匯江芝山瑞安時傾囊置書歸里朱  
墨校讎唯謹丙子戊寅間兵蹂其半盜藏其半然後歎  
藏書之難廿餘年來新進小生以科舉不行而輟讀與  
刀筆相從事者不暇讀吟風月以為工者又他讀間知  
課兒燈火尋行數墨而不知其所以讀叟雖未離清淨



業然聰明不及中年開卷如生掩卷旋忘迺又歎讀書之難或喜摧訂訛缺穿穴叢瑣騁韶妍釣聲譽而斷木不勝任製錦不中度不為行河之禹貢則為理財之周官惟讀錯故用錯叟髮種種不諧於時益重歎用書之難噫嘻藏而不善讀猶不藏也讀而不善用猶不讀也三山讞掾汪君學仕俱優有房庑音鬼閣也書萬卷朝夕徜徉其間慨然忻感今古介博士涂音塗姓君囑叟記數語叟喜君之善藏又善讀且善用也故以其所感嘆樂為

君道之前代元夫鉅人宅三事者

書任人準夫牧作三事三事三公也惟

受用論語一句兩句用書正不在多此語又惟東野領會幸勿使他客見曰我輩學問止論語汪君名某新安人史謂誰莆四如老人黃淵字天史記已授涂君復之俾留東野壁間以為吾兒異日邂逅一笑話柄

### 魚我亭記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則物物皆我性分之所有也以物觀物則物自物以道觀物則物即我魚雖天地間物

眇然小哉而大易之信可及

中孚彖曰信及豚魚

中庸之至可察

在淵或渚則知理之無定在潛伏孔昭則又獨之所當

謹孰謂我自我而魚自魚莊惠二子亦豪快士惠曰子

安知魚之樂莊曰安知我不知魚之樂

莊子與惠子游於濠梁之上見

儻魚出遊  
二人問答

惠固辯矣莊未為真知魚其設為吾夫子之

言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然不過謂魚與人各自足

而相忘耳聖賢之學不然東野汪君穿池養魚蓋悟詩

易中庸之理而非惠莊灑落玄虛之誇但此我與我道

而我難與俗言叟與野俱不相知以道觀我則野同乎

我而非異乎我獨魚我之謂我而非我之謂我乎彼魚

也獨庾氏之魚而非辛氏之魚乎

庾氏穴池養魚以木為凭欄登之者其聲

堂堂每凭欄投餌魚必踴躍而出辛氏云云不投餌但聞策策之聲魚亦出是庾氏之魚可名堂堂辛氏之魚

可名策策出宋齊丘化書

遂筆以授魚我野寄聲曰賢者亦樂此乎

叟又復曰倘與我共我將與魚我從而聽叟即記東野

書房者年月不書

### 南劍路新社稷壇記

河東李侯以前集賢侍讀學士中大夫守南劍路總管

府政成之明年喜溪山之如昨慨社稷之弗稱與侯之

筵

初教切倅也左傳傷子使助遠氏之筵

程侯謀撤而新之程

姓

亦願庀

其事計徒於己酉某月訖役於某月某日壇在郡西山

之麓面勢址墳丈尺崇殺去聲齋廬門垣一如禮法左右

掖則公風雨雷而壇之尊祀典重農事也侯寓書徵莆

黃淵記淵敬記曰社稷之示

平聲

各一而所配之神亦各

一社與稷若二而實一也百昌皆生於土而土爰稼穡

於穀為重穀非土不長土無穀則耗故稷與社等祭社必祭稷風雷天之號令雨其水澤也土非雷風奚其動奚其散穀非雨奚其潤奚其化歲之上下係焉

叙社稷與風雷

兩相需通祀之意

於是郡國得以通祭祭于北墉答陰義也祭

日惟戊用剛辰也獨陽不生獨陰不成土穀得冲和之氣然後由貞而元亨利也竊嘗怪下之世春秋祭外陰陽之或沴雨暘之不時高士泥閉縱之術齊民信巫覡之禱於社稷漫不省至謂筭畢之不神百里之不足震

驚

箕風星畢雨星百里震驚雷也應上三神之義

吁陋矣農所依者二侯二侯

所依者神土穀之神與天同功而能召風雷下雨澤者也不此神之告若何彌水旱順豐年哉我二侯之仁於民敬於神神亦體二侯之意不疚爾農且庶于民田更野叟樂歲終身飽雖神之賜亦二侯之賜也而今而後語僚屬府史曰予二侯者非干譽以徼福也為爾後之人後之人繇上逮下以和召和庶證音徵咸若萬分一潦若早有謁從欲非瀆非僭勿急勿壞李侯名個自號負

嶠真逸程侯名文沆號西樓南劍總管府判官淵號四如老叟年月日至大二年立冬乙巳

將樂縣桃源橋記

將樂南劍路支邑也邑十里南曰桃源溪古渡也溪有橋汀廣午道也東西行者利之歲異月殊水磯橫斷並溪之民或塗以茅度

音支

以木繩以筏

音昨竹索

夏潦秋霖茅

朽木蠹筴亦解圻

音圻裂也

涉者病焉今總管李侯士宏始

下車惻然曰橋梁不修誰之過諉邑簿徐某前廣德路



同知吳某董其事堂僧覺德首受役要由是善勝金明

皆僧名

等有輸財者捐粟者助工庸者索石為址櫓音情

器員

而大

而方之醴渠為洪導而四之不低不柞架梁其上左

右埂

音梗坑也

丈六十有咫環築以石直欄橫檻崇麗堅緻

輿者行者如行九達靡楮一萬萬餘而民不以為苦且

勞

句

興役於大德丁未十月竣事於至大戊申七月祭

飲之日仕於此邑者邑之已仕未仕者田更野叟共祝

橋壽余於是賀此橋之遭也不可不記記已賦以詩曰

穹壤間水有利有害其害橫流其利沃漑川陂澤梁  
關國之政昔人以此覘陳議鄭仁哉我侯說以使民  
相厥桃源通旅敬賓水既昏星也正土功乃興梁空以  
行不夙而成鎮蛟龍淵跨鼇背上天造地設蓬瀛蕩  
蕩萬口一詞我侯之德侯曰當然牧守之職旄倪祝  
侯如傳植鰭音耆魚脊濟彼巨川舟之楫之誰能詩乎咏  
嘆以歌俾侯黃耆等橋之高

聖整順濟祖廟新建蕃釐殿記

妃號累封前此有年矣宇宙趨新真人啓運祀秩百禮  
命申一再護國者功庇民者德明著則神之誠不可掩  
也盛矣哉聖整廟幾三百禩歲月老正殿陋李君清叔  
承先志敬神揄龜筮卿士庶民協從由寢及殿易而新  
之鳩工於大德己亥祭落於癸卯臘月五六年間始克  
就難矣哉按舊記妃族林氏湄州故家有祠即姑射神  
人之處子也泉南楚越淮淞川峽海島在在奉嘗即補  
陀大士之千億化身也而莆聖整實源廟之祖整以聖

命之何妃馮浮槎現祥光徧夢於墩之父老遂祠之賜  
順濟始於何時妃護夕郎路公允迪使高麗舟國使李  
公振請于朝也廟前曰殿半以後曰寢乙殿居甲丙間  
建於何年自制幹李公富奉妃像正位序始殿曷名蕃  
釐地示音其稱媪釐者福也百順故蕃筆則法從去聲陳公  
譴立則李令尹茹存舊也殿之木焉須妃陰隲民之精  
爽不貳者曰山之西有木鉅甚工師求之果如神言盡  
售其材以歸殿之費焉出四方之善信樂施音試也殿之

役誰助教役屬功則鄉之寓士者宿奔走疏附則里之  
千夫百夫長也雖人也亦神使之也始者乘槎而宴娛  
於斯今茲指木而輪奐於斯吁亦異矣哉或曰神妙萬  
物御風乘雲變化無方奚必留瓊館於人間曰不然妃  
猶日也日必有次妃猶星也星必有舍他所謂神者以  
死生禍福驚動人唯妃生人福人未嘗以死與禍恐之  
故人人事妃愛敬如母中心鄉音向之然後於廟饗之廟  
言貌也其求諸神於彼乎於此乎迺有寢有殿有正殿

神之報乎人猶親之愛其子孫故是饗是宜穀我士女  
降福而亦穰簡此殿之所以扁蕃釐於是大書特書若  
夫妃禦大菑捍大患應在祀典此不書清叔廉靜謙和  
而老於事廟東湄嶼移星轉漢有識者已亦不書前殿  
觀瞻未稱清叔有志竟成將不一書某甲午冬嘗夢妃  
以記相諉忽焉十載而李君清叔奉祀之命來不敢以老  
醜辭故墨筆以印前夢書既系以詩曰穆穆天子前聖  
後聖上昭下漏靡神弗敬灑澤龍宮河圖輝映莆僻海

陬臚歡拜命

其一

赤赤公家有齊季女生也賢哲嶽鍾瀆

聚歿也神靈雲飛電吐不識不知自成功所

其二

天回地

游否泰消息殷墟周京化為黍麥大哉乾元坤順合德

斯廟眈眈千年血食

其三

福地仙居珠簾玉坐帝子天孫

容衛右左木從西來神受人造駸駸

音臣我

嶙峋方壺翠

隲

其四

春秋歲時謁款攘攘

聲上

迎兮何至送兮何往神而

宇之其中習嚮

忽響

聽爾六祝

去聲

嘏爾景貺

其五

# 張天師正殿記

昔有船訪蓬萊日候神人見跡甚巨

漢武發船遣公孫卿求蓬萊神人卿

言夜見一人長數丈就之不見見其跡甚巨類禽獸云

喜以為仙者又有老翁折

葉為舟與客泛渭登旬抵家者

陳李卿十年不歸一日值終南山翁折竹葉置

寥瀛渭水中卿見一舟甚大登舟旬餘至江南

謂無邪載之史及他書謂有邪

知者蓋未盡信孰有駕鐵舸留靈跡如我仙師與平聲師

以仙名分形散景通神變化豈塵凡所能測識舸雖焱

焰音騰為虬為龍而步嶸留石可尺二許甚彰彰也易溪

流而平崗驅黎民於境上農祈穀麥而雨應商禱艤檣



而風若盜賊不作咎

音子

癘不生此又有功於民者捍災

禦患於祀典宜師之廟福清州峯頭玉蟾山之左始創

於天禧初重構於治平三前殿則首事於紹興二其賜

額昭靈則又八禩也師之錫號保禧熙寧之十進封妙

應顯祐惠應妙濟福順皆紹興三十年以後淳祐德祐

間也記是宮者進士陳良宦族黃顏榮也然前記謂按

圖史而無所載未知何許時人後記書師之諱曰存或

有所考與

平聲

抑以疑傳疑遂信而徵與

平聲

嘗聞翊聖真

君降言於守真之子汝父遭逢於吾故令子孫受福正  
一真人亦逢聖代得道之後世世不絕竊意師非翊聖  
之裔即正一二十三代諸孫行音杭故親傳秘訣與道合  
真乘雲御風其來勃勃音拂其去縹縹入鐵透鐵入石透  
石有如飛鳴偶留指爪夫豈凝滯於物以人間冕服宮  
室為戀哉雖然此一福地與他葆祠不同黨非後寢前  
廟若何而栖神靈由是姚勉募編列新正殿敞閣室闢  
步廊僦功於至元乙酉祭落於丙戌碧牕朱拱音杻

皇皇非前日之柱穿蜂溜燕舞帷塵矣洎丁亥春改塑  
神儀瑞氣徹天侍衛導從如朝通明無有有無恍然上  
界官府今登天矣余舊遊斯廟覽江山之奇羨蓬萊之  
樂裴回久不忍去因記太史公曰嗟乎仙者非斯人而  
誰為之遂修辭紀實於麗牲之石而系以詩曰

至人學道師赤松神安逸氣心芙蓉手五明扇腰雌

雄馮虛駕鐵超鴻濛玉距痕深雕鏤

音漱

工巨跡千古

鎮嵯峰狂飈怒濤鎖魚龍夜醒月涼水笙鏞騎吏無

軼鸞鶴從朝侍玉堂雲朶紅天樂隱隱聲徹空俗耳  
可聞不可逢渺視齊州等蟻蟻滄海有時揚塵風獨  
此瓊館留人封神仙之說非夢夢士民尸祝社稷同  
椒醕鞠醢曲跪瓜棗供余非紫陽山人翁若為詩之銘  
新宮

汀州路重造府治定光吉祥寺記

鄞江府治之東寺曰吉祥白衣菩薩伏虎禪師主賓真  
相奉嘗于茲有年矣俗姓法名地產僧臘先後封號有

銘塔者有狀事蹟者有碑記者有贊頌歌詠之者具載  
實錄此不書第偈句九十五首各書贈以之中或隱語  
或名氏不可測知耳二師大抵以本尊本而心法勝以  
願為願而氣力大故覺道威靈豪出諸大士之右若貴  
賤若賢愚若小中大衆人遊我門繞我座禮我足皆傾  
府空藏去聲以侈其祠宇攻木礪石以紀其功德至元丙  
子不幸奇劫寺燬音失火滅于兵豈物巨細各有數師亦不  
得仞而有邪然壞固有數興亦有時郡侯黃公去疾諉

僧寶興起廢未成而去同知薛公元稹亦諉之構均慶  
院都元帥李公梅刺孫端請見堂老以性庀事由是大  
殿前後殿成天寶閣成三門兩廡言言巍巍上凌煙空  
性老戊戌年西歸屬護者西堂宏刻意專用力勤營度  
有序宏弟子慧鏡補見堂處質偉行潔對師發誓了大  
莊嚴以次法輪藏殿羅漢堂毗盧觀音二閣寢殿坐禪  
亭丈室水火池一時壯觀寶相梵儀宛如本來面目

叙事

明脩老學  
小心如此

然宏之功居多抑師有相之道歟宣慰劉公

巡部又於北坡架萬歲亭以表嵩呼之祝遠邇走集唯

見佛尊猗與盛哉莆四如居士黃淵耄矣音度戶懶去

乞水洗眼至大巳酉秋鏡介

鏡道名介使也

鄉友汀庠學正陳

仲和前蓮邑典史方元善徵余記余恐當筆不過遲半

載而速至再三余乃歎曰於乎道之盛師以誠動宮之

侈師兮何心師與諸佛不生不滅鏡為龍象出勢力心

下始大安隱

去聲

起戊戌迄庚戌拮据蓄祖亦十三載甫

就豈不難難居士嘗聞佛法似一隻船祖師東來付兒

孫大家把纜要到彼岸直待時節因緣燥性撐向須彌  
峯頂下觀三千大千世界鏡老駕舟不至須彌峰頂不歇  
且與後人作古居士又竊歎大浮屠辦堅固心如水穿  
石儒童菩薩直下傳燈幾宮幾人能如居士前所聞佛法否  
又能如鏡老光輝道場放黑月成白月否居士雖喜為  
鏡老記亦重為斯文媿遂併書於記末鏡莆遊洋林司  
業之後自號明心法門尊足也記已系之辭曰白衣隱  
去是空非空魔化為檀歸歸祠宮滿山泉石十里松風



千萬億年底蔭人封日月神通相百歲翁覓偈四句贈  
之以中至大三年清明日蒲四如居士黃淵記

韻鄉記

此鄉何鄉四達皇皇

無門無房四達皇皇也莊云

山潤川媚月湛霜

明有天叟者遊處中央宇泰定而發乎天光

宇器宇也德宇泰然

靜定則其所發者天光耳非人耀

四如居士一日徑造主人叟杖藜應

門

子貢乘大車見原憲原憲華冠屨履杖藜而應門

顏色種噲

曾子居衛緼袍無表顏色種噲

註云刺錯也又盈虛不常之貌

而眼如點漆

晉杜佑眼如點漆

妙處正在阿堵

顧愷之曰傳神寫照正在阿堵謂眼也

舉止寒澀若無甚技解音蟹然不言

而四時之氣備

晉書曰袁雖不言而四時之氣已備

坐良久沃三蕉葉

東坡

云吾少望酒杯而醉今亦能飲三蕉葉即蕉花之葉

情浩浩笑云云飲罷薦茗商

較一水兩水

建安閩茶以水痕耐久較勝負相去一水兩水

居士曰昔叔度何

如人並世者時月不見鄙吝復萌

同郡人陳蕃周舉嘗相謂曰云云

或

往從之累日方還

郭林宗

莫議其將少間願聞此鄉之風

叟曰春之朝縞花淨擢香入肌骨夏之日竹陰清閤門

自可欸

韓詩誰家多竹門可欸

秋之月鮮鮮寒榮愈晚愈好冬之

雪踈枝冷藥怪怪奇奇此鄉之勝致也蓬茨

蓋屋

桑樞牖

室褐塞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為樞甕牖二室褐以為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歌

門庭藩落皆著紙筆

晉左思欲作三都賦構思十年門庭藩落皆著紙筆過得一句便書

之一榻炷香人意幽遠堂上九十餘尊含飴弄孫

飴米糖漢

馬后曰含飴弄孫不能復闕政

眉間漏出喜色伯仲如坡

子瞻如穎

子由夫

婦如鴻

梁如光孟

此鄉之居室也架無多書古文六經

外惟左氏語

左丘明春秋傳

蒙莊書

莊子蒙人著南華真經

馬遷史子雲玄

淵明少陵詩昌黎柳州集不貯他物此鄉之簡素也湮

壘沈鼎

古器之遺

遺款墜刻

古文之遺

偶有流落人間者收於几

按餘則無絃琴一

陶淵明

折脚鐺一

古德和尚向折脚鐺子煮飯吃

老瓦

盆一

杜云田家瓦盆盛酒

此鄉之器玩也暑被白練裙寒著百衲

衣

晉羊欣著白練裙唐裴休披百衲

時捉蒲葵

謝安扇

擲塵尾

塵尾屬尾能生風辟

蠅蚋王衍揮玉柄塵尾善談老莊見晉史

炊雕胡飯

芝蔴也宋玉賦炊雕胡之飯

釀真

一酒

東坡

送菊苗蘆

山谷張新茶薦以菊苗

蘆菹鮓

蘆菹菜名後漢更始傳洛陽宮

女掘蘆菹根食之俗作蘆菹白樂天齋劉禹錫作鮓以饋之

此鄉之服食也或安山

林內枕流漱石

晉孫楚語枕流欲洗其耳漱石欲厲其齒

不纓塵垢氛大鵬

六月而有閒意

莊子大鵬去以六月息者也蓋大鳥一去半歲至天池而息

或著富

貴中一琴一鶴

趙清獻入蜀

旁無姬侍清規粹德與雲俱潔

或寓京師未嘗候公卿門人欲即之終不可即或浮湛

音里閭同鷄豚社對田父飲坐深鄉黨敬

韓詩云愿為同社人鷄豚

晏春秋杜詩壯遊篇云坐深鄉黨敬日覺死生忙

或遇儁人勝流飲酣論豪語

古純孝貞烈從吏尚友千載或恥徇財每生之失

鵬賦云貪

夫徇財品庶每生

慷慨劇詆直欲不與同世胷中雖竟一紙識

不肯讀人間非聖書

李白不讀人間非聖書堯夫詩亦嘗有此語

文雖未至小

好大好

韓云時時應事作俗語下筆令人慙及示人則以為好小慙以為小好大慙以為大好

古

氣可叅尋繫詩雖不能天然可愛口中時有稷契輩語碩

膚几几之似周公威儀抑抑之似衛武侃如閭如襜如

翼如似夫子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似孟軻陋巷簞瓢不

改其樂似回春莫舞雩浴沂詠歸似點道學自修盛德

至善似參簡文溫理似伋不屈其志不累其身夷惠之

間似蜀賢人

或問李仲元揚子曰不屈其志不累其身夷惠之身在夷惠可否之間奚名之不彰也

鼓

有虞琴賡文王操優游高明似唐儒生

韓文云有儒一生魁然其形抱

琴而來鼓有虞之南方賡之以文王宣父此鄉之老成  
之操優游夷愉廣厚高明追三代之遺音

人也居士曰入其國其教可知其為人也溫柔敦厚深

於詩疏通知遠深於書廣博易良深於樂恭儉莊敬深

於禮

見禮記經解  
載孔子之言

此鄉此人之謂與雖然願聞先生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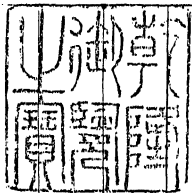
風叟曰良如金玉重如丘山儀如鸞鳳氣如芝蘭知居

士之所以為居士者此則知叟之所以為叟者亦此居

士曰不知叟之為居士兮不知居士之為叟與相視一

笑乃相與忘言乎此鄉之天退而書為韻鄉記天叟名

淵與居士同姓同時人





四如集卷二